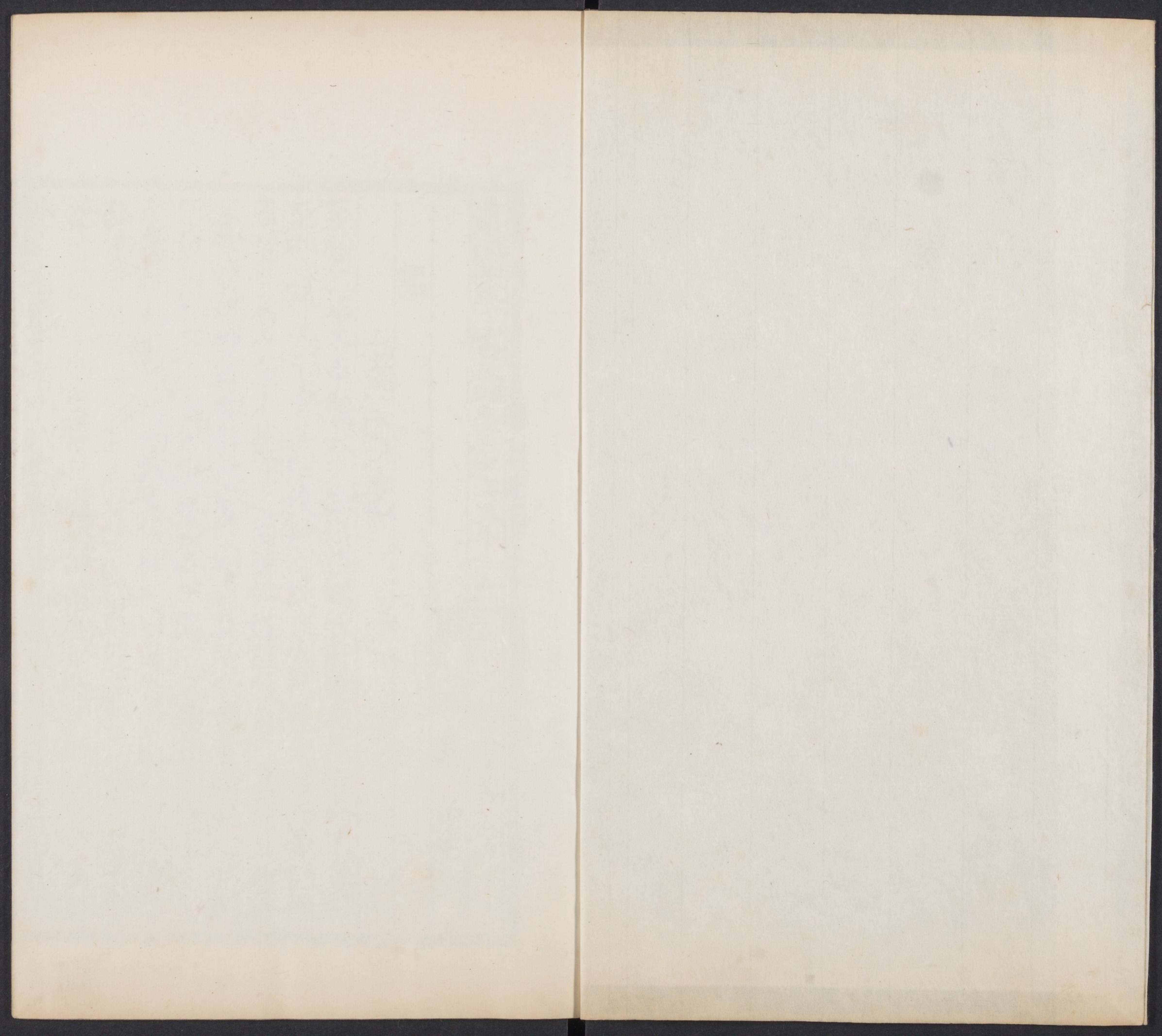


T5390/4450(15)

15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五

田榮九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益州路總管府丞李公亦不台始
至郡時守以下有多候候廼以民事為已任先事而愛則但
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而助稍效若致自己且廣且所傳
不為首領時和郡也矣後則求其所當為者而盡心焉明
年故翰林李士夫公益州路總管中過故宋丞相國王文公
之舊祠其祠北而飲者侯開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令
郡吏董其祠其儲至直李侯約指車使董者若安於其
是亦不問道士費理其祠也其祠在益州路總管府丞李公亦不台
士夫公亦不台祠也其祠在益州路總管府丞李公亦不台祠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
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廼以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惻怛
周至平易之政入其宜之兩賜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
不爲菑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
年故翰林李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
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
郡吏董某譚某儒李直李饒約捐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
花赤前進士愛理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宰與郡
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



歸田彙九
集 伯生

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子從子宣傳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
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
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
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
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旣而吳公歿侯是以徵
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
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
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
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旣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
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
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
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
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瀾風靡之中求如公

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
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
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
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盡慚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
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公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
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澹澹荒陂晨曦載
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零露在彼
靈谷尋窮于原亦止于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芻豢之言匪
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民生
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

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之尊二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二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孝在孟氏旣没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寡孤妹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若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幸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雍虞其記并書篆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

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為急先務奉元本
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
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
於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為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
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為都宮有儒
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為行省左司員外郎實
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
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朝學無敢闕失會歲荐飢
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為
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訖小康禮義之教需此
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為請且其說曰諸賢
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待立

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為宜臺端
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閭李伯述何執禮李
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
出俸以為之先 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法憐屯田二總管
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
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厚之給凡為鈔貳萬緡如民間之
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
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
計李廩之贏修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李官廨冬御史蔡
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
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李官六年
御史變理溥化司廩以為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為大使
李生美頌以其事來徵予為文以為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

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
敢不為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
闕陝道李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意乎集聞之茲土
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
之上行之乎李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
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
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
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
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
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
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
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閩中
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闕雖麟

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
也與正蒙之書李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
而程子以為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
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
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
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
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為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
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
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
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閩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
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其為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
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

之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
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 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
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
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
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
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閩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
以爲教矣孝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
渠之孝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
吾雍孝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
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

摠於武陵隋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我

國朝

年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孝皆因其舊大德壬

寅之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
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
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于
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
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朝南有道東西出各樹
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
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葺之功循就圯壞仍
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
以孝校爲己任嚴孝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孝
弟子貢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
孝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孝也

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異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以甃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庠于靈臺之閣以待孝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合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

詔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

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蒨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道旣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說以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

更相祖尚輕翾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爲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摠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出家子數鎮外閩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二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于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備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汪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敬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君子博學洽聞名於一時與搢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燬紹興二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堦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之記及內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孝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

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
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
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
廟學爲已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_鼓山之上俯臨
澄澶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厨近之
取其漑灌穀租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
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
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
人蕭燾晏南傑傳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鐸故宋叅
政正肅公之裔孫逖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
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
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
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也尚德今

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
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脩學也至矣集
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
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
而脩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
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
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
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
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
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偽學之禍興又之而後定及其說稍
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
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出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

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
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
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
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渝學之士
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
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一公尚德脩學之意凡予之
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出
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爲廉訪宣
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沿海
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偽鈔汗漫不可
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
事爲卑官強以謫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
動親以數蟹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諸

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
官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
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
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
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暮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
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
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
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
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
無繁公吏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
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椽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

黷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階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
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棟楠
豫章之美完以朽填塗墍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
於丹侈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
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
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
年六月朔日復身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
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
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
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
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
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
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

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
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
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
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
禦者規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
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
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
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
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
言哉因書以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沅縣地唐分沅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
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於今遂爲各邑邑之

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

國朝至元十二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
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
衷來爲之宰顧臨而歎曰百年之間存經兵火而禮殿弗壞
殆非偶然也歲時之文物有圯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
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惟
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
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普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
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
爲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
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
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饒困瘠
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

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無幾乎誠不可以無
記嗟夫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
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數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
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
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
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
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
非冀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
忠信以勝媮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鬪又表其
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
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
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二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
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

之休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入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愛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字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暮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凡所嘗爲而力可爲者以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大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爲師弟子執經問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居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

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由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以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

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舍銜驚趨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祖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懷懷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

牛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屬志以成事其父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之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斤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

本分宜春以爲縣表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表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丞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 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性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

有司承 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二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而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

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斲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繫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卷之三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歸田藁十

雍虞集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之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第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無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運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簡靖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為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甍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既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吳或

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又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旣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

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出繼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出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之臣之父之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固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竒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爲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鬻其北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二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斲松爲枋沉布水底加曾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一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

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
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莫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
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
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
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
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
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
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
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
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
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
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
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

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
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
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
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
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泣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
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
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
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
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表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
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
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
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

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
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
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
鄒縣在滕西百縣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
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
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澄丹升降各途升之谷
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
水崖有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
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
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
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

兗州仙源縣宗原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
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二百餘年矣宮
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
久典禮斯備至順二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恩晦
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
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燾時爲尚
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
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六月至官
爲菱舍山中鑿竭私橐繼以假貨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
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
涂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
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
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史程趙郭趣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

循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問領之首出俸以爲
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
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
山陶甃於野備儼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
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
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饒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
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爲夫子
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
成置弟子貢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
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
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

聖明在上文運言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
太和氤氳元氣歟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

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千岱宗
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
有時筆莫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璫也得以學官從事於
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
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
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
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樹園池廣袤數里青山
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儼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
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
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
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廡器具以給足用

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厓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厓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黠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蕪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傳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

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邊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賈諸亭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自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家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之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

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具官虞集
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
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
下車即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
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隳不
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 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
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
計不足以給用 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
權茶大使黃璧咨以脩學之事璧奉命以爲已任禮殿小不
足以容 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
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道於左右也移而廣之

有五尺徒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
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
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出至
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
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烏裳衣五采絺繡
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道殿棟
撓前後簷之交承雷池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
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
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二役二使者一以屬黃君
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
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
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
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

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閱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其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薄海內。

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脩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爲郡也。曩尔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爲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椅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爲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

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無大改作禮殿講堂最其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又創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没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羨得三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杉之木于旁邑以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之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庖凡梁棟榱桷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徹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異可以經久焉外二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桓植

指墻高厚周

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執爲成以其年十一月民既爲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二耳漳潭皆不及暮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誦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

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緣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始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萃乎心得以立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

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其在方冊所謂
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
在茲乎所慮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
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為新奇以欺世其
亦末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其信於父兄父兄之成
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
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
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其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
等脩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
時不敢廢來求書且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
環匡廬山之麓士仁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

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在郡昌
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
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
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
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部州閭之間父兄子弟
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
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
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為精舍以勵學古之士焉澹泊
擊鷲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
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
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
苟有以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

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奔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躬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為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人之歸必移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為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為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為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谷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所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為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

一以尊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韓公玉倫徒
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
子燕居先生之祠備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
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論謝於二百年之後
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
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忻
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忻文公之五
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
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
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
其爲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卧病莆陽與釋老子之
徒接以爲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
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
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
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
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
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
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
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
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斂退無悶登
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
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
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
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
濂洛而出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揚氏之所傳至於

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為學之端實先生為之根柢不
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
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
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
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中館頌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左
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
通經制行泊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
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
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
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
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
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 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廬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 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
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
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 國家尊信其學而
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之所行
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
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
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其師友門人而立者
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禾之記陳義紀
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
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
校之事為己任知無不為文公之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

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
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
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
為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
不敢過自堂祖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部
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弁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
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
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
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
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
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疏之薦執事有恪高
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
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兩露之沾濡君高之升降觀感而

化之者莫斯之為近也况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
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勸勗則有進有得而不自
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
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
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
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
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
稽在昔

世祖皇帝不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
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為衣食之本始置
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摠以大

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脩已治
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
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
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
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醫者
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
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
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
醫之一伎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
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
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
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

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來

盡平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
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
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
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
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
之所享壽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
意吾民熙熙然園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
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
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
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皆立

諸醫者之學我 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燮理
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圯
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
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
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旣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
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
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
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
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
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
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
吾民也置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 國家之仁澤亦六
十有餘年矣 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

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蠶害上無徵
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屬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
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
乎豈將使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
我 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
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
因於醫請以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
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
五行爭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恨之觸興
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闔壓溺
蠱亂腊毒搏噬蠹螫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叙倫理受業
服事以老子長孫於 聖出而無窮焉區 之志也旣而具
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

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爲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爲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診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熨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

世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

爲德以聖神之能爲能凡所以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旣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癘疢疾痛不得不以爲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負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叅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禮行事者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二十有餘年

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永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為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為業售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為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楹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墻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

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牖梁椽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禋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

聖祖之為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肆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衰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

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為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遠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為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

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 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 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為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為廟在縣治之左今公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為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徹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術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

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二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揀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求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泯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者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者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醜諸醫者而師弟子之黨稍無所從出夫

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診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熅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爲者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吉
安之爲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
之爲李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
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李提舉
謝縉孫以其修理醫李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二云其郡始建醫
李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朶兒赤率廬
陵縣丞馮克敏遷廟李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李之成十六
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
醫李以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
佛留與其李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
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
醫李師泰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
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舌食矣今郡縣有司

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李之田誠
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
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
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
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二聖
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
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